



贾祖璋 著

花与文学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花与文学

贾祖璋 著



责任编辑：尤 廉

花 与 文 学

贾祖璋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625印张 2插页 114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50

ISBN 7—5385—0206—X/Z·25

定价：1.85元

目 录

一树独先天下春	(1)
块石艺灵苗	(12)
银花玉雪香	(18)
我爱桃花	(23)
兰和兰花	(27)
兰花描述	(35)
杜鹃啼处花成血	(40)
四时长放浅深红	(47)
含笑说含笑	(53)
翠叶冰花淡不妆	(57)
云想衣裳花想容	(63)
红药当阶翻	(70)
能共牡丹争几许	(75)
葵和向日葵	(79)
石榴半吐红巾蹙	(85)
叶疏疑竹花似桃	(89)
濯清涟而不妖	(93)
昙花一现	(98)
紫薇长放半年花	(103)

紫花齐哆迎朝爽	(107)
金凤花开色最鲜	(112)
醉里遗簪幻作花	(116)
吴刚捧出桂花酒	(120)
芙蓉生在秋江上	(126)
秋菊有佳色	(131)
菊花图说	(139)
富丽的大丽花	(144)
盆花成树耀眼红	(149)
山茶花开春未归	(153)
薈破黄金分外香	(159)
红豆之话	(163)
台湾相思不是红豆	(170)
编后记	(173)

一树独先天下春

王象晋《群芳谱》曾以“荔枝无好花，牡丹无美实”为遗憾，的确这是植物界的一个普遍现象。除了每种植物的花和果实都有特定的形态构造以外，一株植物，营养物质有限，用来滋养艳丽巨大的花朵，就难以再生鲜美肥硕的果实；反之，丰于果实，就只能啬于花朵。不过，普遍之中，也会有特殊，如梅杏桃李等便是既有好花，又有美实，两者兼具。而且都是我国原产的名花和名果，尤其值得重视。

这里单说冰清玉洁，香幽粉艳，“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梅花。

现在四川大渡河上游丹巴县的山谷地带，雅砻江下游会理县的山间台地，川鄂边界的山岳地带，以及广西兴安山区的沟谷间，都有野生梅树。《诗经·秦风》“终南何有？有条有梅”。陶宏景《名医别录》：梅“生汉中川谷。”可见古代梅也野生于秦岭南北。

《诗经》还记载栽培的梅，如：

摽（biào，落下）有梅……顷筐塈（gì，取）之。
（《召南》）

山有佳卉，俟栗俟梅。（《小雅》）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陈风》）

鴻鳩在桑，其子在梅。《《曹风》》

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都栽培梅树。

《夏小正》：“正月梅杏施桃则华。”“五月煮梅。”

《夏小正》可能是春秋时期杞国的文献，为孔子所称道。它保存了夏代的一些风俗习惯。“则华（花）”记载梅的物候，“煮梅”指出梅的用途。这样，梅的栽培和食用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前。

《左传》：“和如羹焉，水火醯（xī）醢（hǎi）盐梅，以烹鱼肉。”“醯醢”是醋和酱，把梅与醋酱盐并列，可见当时梅是作调味品用的。

尽人皆知的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是关于梅子生食的较早的记载。《齐民要术》引《诗义疏》：“梅，杏类也，树及叶皆杏而黑耳。实赤于杏而酢，亦可生啖也。煮而曝干



图1 梅花



图2 梅子

为蔬，置羹臞（huò，肉羹）齑（gì，细末）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除了作调味品外，生食和制作蜜饯，与现代相同。又制成乌梅和白梅供药用，作下气除热安心药，也早有记载。

30年代我写过一篇关于梅的文章，收入《生物素描》。说到我国古代只重视梅子的实用价值，后来注意到它的花朵，最后才推崇梅花高洁耐寒的性格。自认这样看法，他人没有说过。不久前，读到杨万里《和梅诗序》，才知道他早已这样说了。他认为梅最初记载于《神农本草经》、《诗经》等典籍，都是只说梅实，不提梅花。《离骚》列举各种香草瑞木，也遗漏了梅花。到六朝，梅才以花著名；经过唐宋，梅便居于桃李兰蕙的首位。以下，再就他的意见，补充阐发一下。

《说苑》记载越国使者赠送梁王一枝梅花，大概当时中原一带梅花还是稀有之物，所以会千里迢迢，带去作为礼品。晋代陆凯从南方折一枝梅花，托人带到长安送给至友范晔并附诗一首：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这是较早的重视梅花的两个故事。

梁何逊在扬州，官舍有一株梅树，他常在树下欣赏吟咏。后来在洛阳，又想起梅花，便再去扬州，正逢梅花盛开，竟终日看花不止。何逊是一位喜爱梅花的诗人，所以杜甫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但是，从晋代到六朝，诗人歌咏梅花，大部分还只是慨

叹梅花的易于飘落：

东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梁简文帝萧纲《梅花赋》）

可惜阶下梅，飘荡逐风回。（鲍泉《咏梅花》）

可怜芬芳临玉台，朝攀晚折还复开。长安少年多轻薄，两两常唱《梅花落》。（陈江总《梅花落》）

对户一株梅，新花落故裁……倡家怨思妾，楼上独徘徊。（徐陵《梅花》）

梅花飘荡，任人朝攀晚折，与轻薄少年为伍，只能引起贱妾倡家的愁思。足见当时对梅花的评价，还是很一般的。

唐代是从轻视梅花到重视梅花的过渡时期。

馨香虽尚尔，飘荡谁复知？（张九龄《庭梅咏》）

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消落，何用慰远客？（柳宗元《早梅》）

自爱新梅好，行寻一径斜。（张籍《梅溪》）

涧梅寒正发，莫信笛中吹。素艳雪凝树，清香风满枝。（许浑《看早梅》）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释齐己《早梅》）

从飘荡消落转变为不“信笛中吹”，进而推崇它的素艳清香，突出它的耐寒习性，对梅花的看法逐渐向宋代人的思想靠近。

与陶渊明爱菊一样，宋代出了一位隐居孤山种梅养鹤，号称“梅妻鹤子”的林逋，物以人贵，孤山梅花就为人所称道。林逋的梅花诗，又多名句传诵于世：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山园小梅》）

小园烟景正凄迷，阵阵寒香压麝脐。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梅花》）

从林逋以后，人们常把梅花比喻为高人逸士，如说“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等。宋代其他诗人，对梅花也极为推崇，如：

冷香疑到骨，琼艳几堪餐……赠春无限意，和雪不知寒。（王珪《梅花》）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苏轼）

到了南宋，诗人范成大著《范村梅谱》，称梅为“天下尤物”，说经营园林，首先要种梅树，愈多愈好，其他花木，无关轻重，把梅提高到一个特殊的地位。

同时，梅花就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有关梅花的各种诗文，除了散见于各家的诗文集中以外，更有人把咏梅诗选成总集，如前述杨万里《和梅诗序》说，那位和梅诗作者陈晞颜搜集到的原作有八百篇之多，而且早在北宋已有总集《梅苑》，后来又有《梅花鼓吹》等多种。另有几种《梅花百咏》，则是个人咏梅诗的专集。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名臣于谦，也有一本《梅花百咏》，他是借用高洁清远的梅花精神来舒发自己忠贞刚毅的性格的吧。史可法殉国后，扬州梅花岭上给他筑了一座衣冠冢，增添后人凭吊景仰的情怀。

梅花在国画的花鸟画中占有重要位置。宋代著名画家赵昌的《四喜图》，就画有雪后梅花。明代起流行的梅兰竹菊

四君子图，便以梅为首。各种画谱都讲到画梅。另有画梅专著，如《梅花喜神谱》，南宋宋伯仁撰，共二卷，上卷分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五类；下卷分烂漫、欲谢、就实三类。图一百幅，每幅图都附五言绝句一首。明代有刘雪湖《梅谱》，汪懋孝《梅史》，也都是画谱。

成片梅林，缤纷开万树，如苏州邓尉，无锡梅园，杭州西溪，武昌梅岭，都是赏梅胜地。花雪相映，冰清玉洁，幽香淡淡，弥漫空际，因而被称为“香雪海”。

古人还特别重视古梅，《范村梅谱》说：古梅会稽最多，四明、吴兴偶然也有。“其枝谬（jiū，向下弯曲）曲万状，苍藓鳞皴（cūn，开裂），封满花身。又有苔须垂于枝间，或长数寸，风至，绿丝飘飘可玩。”苔须就是地衣类的松萝。陆游《古梅》诗说：

梅花吐幽香，百卉皆可屏；一朝见古梅，梅亦坠凡境。

梅花散发淡淡的芳香，别种花木全都可以不要；如果能有古梅，那末作为尤物的一般梅树也不足道了。陆游比范成大更加推崇古梅。

范成大记载了成都的卧梅，号称梅龙，相传是唐代种植的。还有清江酒家一枝遮阴几间屋子的大梅树。现在浙江台州国清寺有一株隋梅，树干已经半枯，但依然枝繁叶茂，花覆半庭，当时范成大大概没有知道。

范成大还移植古梅，观察藓苔生长情况。他说：“从会稽移植十本，一年后，花虽盛发，苔皆剥落殆尽。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变移。”他认为会稽距范村远，湖州距离

近，原产地土宜不同，所以薛苔一落一不落。他的措施和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无法论述，但存心对照比较，暗合科学实验精神，是可贵的。

《范村梅谱·后序》说：“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把古梅的神韵，作为欣赏的准绳。又说“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有杨补之（无咎）者尤有名。……观杨氏画，大略皆气条耳。虽笔法奇峭，去梅实远。”这又要求画梅必须表现古梅的神韵。

范氏贬低的“气条”是什么呢？他说，新嫁接的幼树，往往抽生直上的嫩枝，长达三四尺，“吴下谓之气条，无所谓韵与格矣”。还有一种“短横枝，状如棘针”，花朵密缀，“亦非高品。”这“气条”便是现在果树园艺学上所说的“徒长枝”，短横枝则是结果枝中的“短果枝”，状如棘针的是短果枝中的“针枝”。范成大憎嫌它们无韵无格，但留下“气条”这一类名称，却是有价值的科学记载。同时也说明范成大对梅花的观察和记载，相当细致正确。

盆栽的梅花特称梅桩，也多重视模仿古梅枯干谬枝，古拙怪奇之状。或弯曲主干，蟠绕枝条，精心修剪，使成种种形状。与范成大同时的张磁，著有《梅品》一书，已经讲到“蟠结作屏”，可见梅桩起源很早。但张磁认为这是梅花的屈辱，与清代龚自珍的见解相同。

龚自珍把梅桩叫做病梅，特意撰《病梅馆记》一文，虽然他是借物喻人，用以揭露封建旧习束缚人才的弊害的。他说“梅以曲为美”，“以欹(qī，斜)为美”，“以疏为美”，仅仅是文人画士的一种癖好。“斫直、刚密、锄正”，阻遏

生机，于是江浙的梅都病了。他购买三百盆，毁掉花盆，解去棕缚，全都种在地上，希望五年以后，全都成为生态自然的梅树。

撇开讽喻的用意，从园艺的角度来看，梅桩也是一种艺术，现在也还是需要的。

植物经过人工栽培，大都能发生变异，分化成不同的品种。梅栽培历史久远，《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时梅已有七种：

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

梅七：朱梅、紫蒂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仅有名称，未加说明，所以难以知道这些梅树的性状。如“紫华梅”，显然就是紫花梅，梅花原本白色，二千年前已经有紫色的了。“同心梅”是一朵花里有两个花心，只有重瓣花才会偶然出现这种现象，所以重瓣梅花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齐民要术》引录时，“燕梅”作“燕脂梅”，是指果实的色彩。“猴梅”作“侯梅”，大概是以出产的人家命名的。

从魏晋六朝到唐代，似乎没有什么关于梅的品种的记载。北宋梅尧臣有《读吴正仲重台梅花诗》，“重台梅”就是现在的台阁梅。宋徽宗赵佶《御制艮岳记》：“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馥郁……号绿萼华堂。”堂以“绿萼华”名，就因为万数梅树都是绿萼梅。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大隐庄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这是北宋时代三个梅花品种的记载。

范成大的《范村梅谱》是关于梅花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本谱录。范成大搜集当时苏州地区所有的各种梅树，陆续栽种在家园里，每得一种，记录一种，合成一帙，再加前后序文，便成这本《梅谱》。过去都说这书“记所居范村之梅，凡十二种”。实际上其中第五种“古梅”并不是梅的一个品种。第十二种“蜡梅”，他自己就说“本非梅类”。所以记载的梅一共是十种，即江梅、早梅、官城梅、消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和杏梅。其中从重叶梅至鸳鸯梅五种是花梅，其他五种则是果梅。

清初《广群芳谱》一书，在《花谱》部分转录《群芳谱》所记梅花十三种，并增加《范村梅谱》四种，《花镜》五种，共计二十二种。《果谱》部分转录《群芳谱》十二种，增加《范村梅谱》一种，《具区志》二种，共计十五种。两者共三十七种，但有十种重出，实际只有二十七种。大部分没有注明出处，从名称看，是杂采《尔雅》、《西京杂记》、《范村梅谱》、《花镜》等书的。

对于梅的品种，首次作植物学分类记载的，是已故的林学家陈嵘，他著《中国树木分类学》，作为《中华农学会丛书》之一，于1937年9月刊行于南京。所记梅及其变种的名称和性状，摘录如下：

梅（诗经）〔别称春梅（南通）；机，枮（尔雅）；穉（礼记，广志）〕

学名 *Prunus mume* Sieb. & Zucc.

变种

(1) 绿萼梅 (花镜) *P. mume* var. *viridicalyx* Mak.

璋按：出处应为《范村梅谱》。

(2) 品字梅 (花镜) *P. mume* var. *pleiocarpa* Maxim.
心皮在一花中有三至七枚，一花内能结数果实。

(3) 早梅 (群芳谱) *P. mume* var. *microcarpa* Mak.
花小，单瓣，果实小，圆形。

璋按：出处应为《洛阳名园记》。

(4) *细梅 *P. mume* var. *cryptopetala* Mak. 萼绿色而
微带紫色，花瓣五片，甚小。

璋按：*号示这个汉名是陈氏自拟的。

(5) 杏梅 (花镜) *P. mume* var. *bungo* Mak. 枝强大，
小枝暗紫色，叶大，花亦大，半重瓣。

璋按：出处应为《范村梅谱》。

(6) *毛梅 *P. mume* var. *goethartiana* Koehne. 叶、花
梗、萼、子房与花柱下半部均有毛。

(7) *白梅 *P. mume* var. *alba* Rehd. 花白色，单瓣。

(8) 红梅 (花镜) *P. mume* var. *alphandii* Rehd. 花粉
红色，重瓣。

璋按：出处应为苏轼诗。

(9) 冰梅 (花镜) *P. mume* var. *albo-plena* Bailey. 花
白色，重瓣。

(10) 照水梅 (花镜) *P. mume* var. *pendula* Nichols.
枝下垂，花开时朵朵下向而香浓。

(11)*光梅 *P. mume* var. *tossa* Rehd. 叶近于平滑无毛，

花白色。

(12)*香梅 *P. mume* var. *laciniata* Maxim. 叶楔形或披针形。花有香气，淡红色，重瓣，亦有单瓣者。

依据目前的调查和研究，全国梅树品种，已在二百种以上。随着果树园艺和花卉园艺的日益发展，花实齐美的梅树将对我们更为有用，我们将对它更加重视和珍爱。

1985年9月

载《中华文化纵横谈》

块石艺灵苗

几年前初住闽南山乡，那是一个四面山峦环绕，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市集，清溪旁流，田畴平展。时届季冬，却是紫云英红霞铺地，油菜花金黄耀目；麦浪起伏，蔗翠如竹。屋角溪边，龙眼树郁郁葱葱；远处一枝两枝芒果树，高耸云表。路口的榕树，绿荫沉沉，鸟雀争鸣。生性喜爱自然，虽是异乡风光，却只觉新鲜而可亲。

后来听说，这个地方离开漳州附近的水仙之乡，只有百余里路，水仙花一向爱好，虽然长住北方，每年春节，总能取得一些，作为案头点缀。而且依据书本知识，竟也写过几篇介绍水仙花的文章。现在到了水仙之乡的邻县，岂非意外机缘！但是，刚刚是“以粮为纲”的年份，水仙之乡，早已不种水仙，于是，水仙之乡相距匪遥，却第一次过了一个不见水仙花的春节。两年后，花农们悄悄地种了一些，才又重新看到它。

水仙花是我国的特产，但原产在哪里，已不可考。据《南阳诗注》说：“此花外白中黄，茎干虚通如葱。本生武当山谷间，土人谓之天葱。”如果武当山真的有野生水仙花，那末，湖北省倒是水仙花的原产地了，不知植物学工作者有否调查考察过。